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續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陳山琨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一

宋 滕珙 撰

聖學類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是年夏五月先生祠滿復請六月孝宗皇帝即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上書論講學脩攘任賢三事此居其首書上是月得祠明年癸未召赴行在

此段首論堯舜禹務學之本次論帝王格物致知之要末謂大學孔氏之遺書宜延訪真儒以備顧問

臣聞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

聖心獨詰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
跡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
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
藻非所以探淵泉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
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
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
照瞭然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

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内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係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葢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

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進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説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説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

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壬午應詔封事孝宗新政

謂人主當講學以正心

先是戊申歲除先生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

壽皇已有倦勤之意欲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疏凡十事此其一也會執政有不合者先生遂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疏不果上

此段專論人主當以講學正心為本而學又有邪正之别

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

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閒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財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閒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絶無而僅有也茍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

邪正之别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己酉擬上封事光宗初政

論聖賢為學先後之道

是年秋七月甲子寧宗即位八月巳未除先生煥章閣待制侍講冬十月戊子朔至自長沙乙丑帶舊職奏事巳丑入國門辛卯入對延和殿此第一劄也初上在藩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名用皆出聖意

此篇論聖賢為學之道必先窮理窮理之要在於讀書而讀書之本又在乎循序致精居敬持志

臣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序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當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

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纎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

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
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
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
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
然之效蓋無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
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
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
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

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趍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

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

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嘆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

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强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二寧宗初政

先生是行至上饒聞首相以批逐有憂色曰大臣進

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先生曰主上新立豈可導之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紛不決先生曰彼方為几我方為肉何暇議及此哉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亦有端故先生憂之

論古人為學次序之道

先生奏事便殿既畢庚子内引辛丑受詔進講大學兼實錄院修撰遂編次成帙以進此其首序也

此篇論古人為學具有次序故治日多亂日少後世不知有學故亂日多治日少我朝二程講明大學之訓後之修己治人以及于平天下者斷不外此

臣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

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

世儒講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旣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於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

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序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修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求哉經筵大學講義寧宗初政

論人主之學在於敬

事目同上

此篇論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後世教化不脩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尤甚然而尚幸有可為者曰敬而

已若能從事於此以求放心猶可以為窮理之本
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
其教之為尤密蓋自其為赤子之時而教化行矣及其
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冑子則又有大
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
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
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
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

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旣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其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

前騁其擬議窺覦於後是則豈不反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工夫不可但從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同上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

先生既受詔進講大學壬寅覃恩授朝請郎甲辰例

賜紫衣章服乙巳晚講故事講筵假故住講日分多日惟一講先生乞除駕出旬休國忌節假住講外餘雙隻日並早晚講從之

此篇專務進益聖德使藏修游息無非與學之時

伏見近制每遇隻日叅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恭惟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

累月不能脩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卻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藏修游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進講劄子

寧宗初政

論人君當務學以進德

先生既居講學每講務積誠意感悟上意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因復進疏勉上進德

此篇專論人君之學當求放心以為進德之本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説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

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於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蓄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

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乎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葢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宫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

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嘿動静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温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歴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强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内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

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名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强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為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説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

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勵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乞進德劄子

寧宗初政

論為學能變化氣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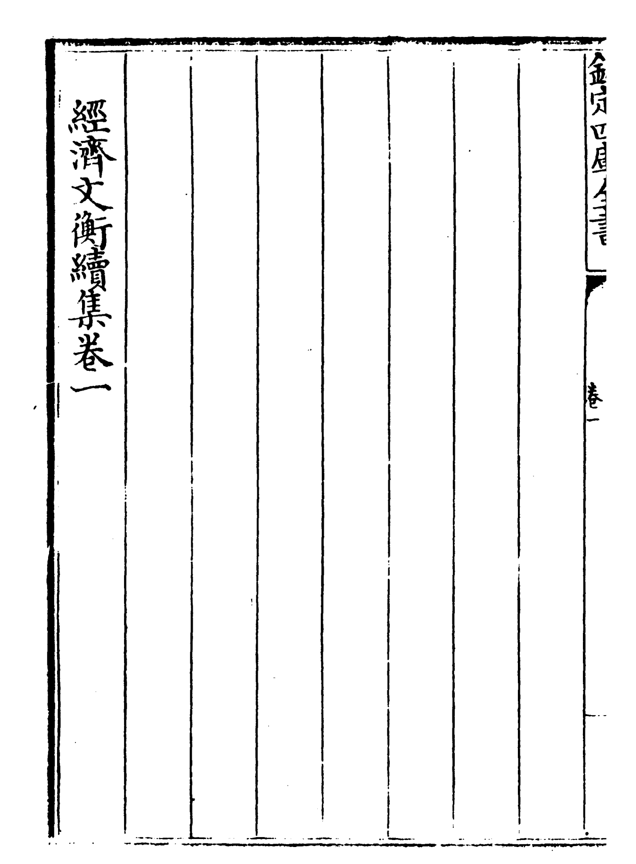
事目同上

此篇論變化氣質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所以勉進君德用力之要盡在於此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為之

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而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

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為學方有
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為獻貼黄



經濟文衡續集卷一

經濟文衡續集卷二

宋　滕珙　撰

聖德類

論大學明德新民之道

先生既除煥章待制侍講冬十月辛丑受詔進講大學閏月辛酉晚講先生講及數次復編寫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宫中嘗讀其

要在求於心先生頓首謝

此篇專論人性有氣禀物欲之累古人必先自明其德推之以盡新民之道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

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者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里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

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禀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禀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充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

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

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

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

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

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

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此傳所謂君之仁

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

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

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

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修己

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經筵大學講義寧宗初政

論大學傳首章釋明德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帝堯文王明德之效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其曰克明德

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禀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禀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

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德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

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同上

論大學傳二章釋新民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日新不已之功

按此傳之二章釋經文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儆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

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儆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其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

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自新為尤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始終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少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

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户牖盥盤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

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

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日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用其極者求止於是而已矣同上

論大學傳三章釋止善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當止之道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

千里惟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

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

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所以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

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而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

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同上

論大學傳四章釋物有本末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謂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是謂之本若分爭

辨訟求以新之則為末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論大學傳所以釋經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謂傳文所引皆發明正經以示學者用力進德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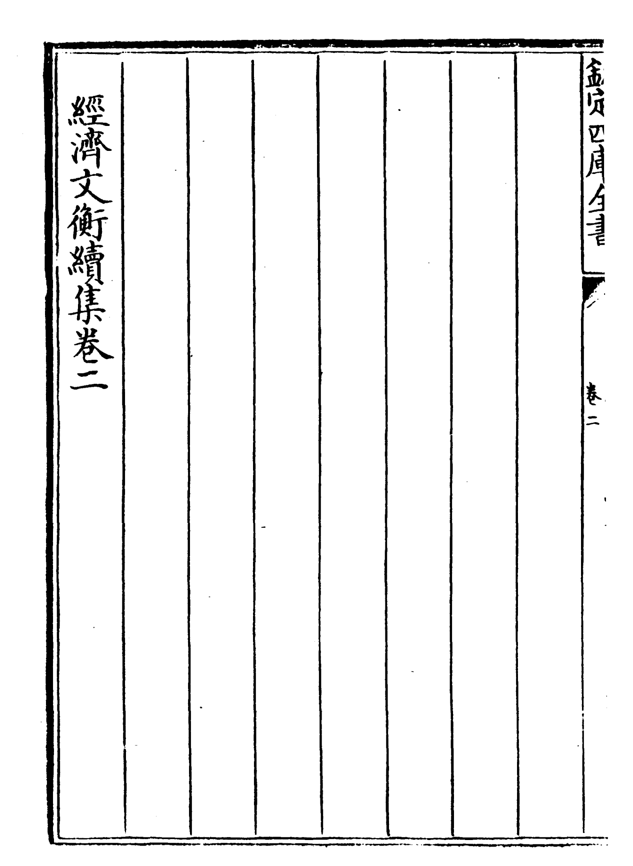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前章正經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強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禀物欲之為己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為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

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留意同上

按門人董銖記云初先生既寫成冊子標貼要語皆畢欲寫成句讀而未敢啟上忽曰可一就點成句來既進上久之一日講畢留身奏曰臣所進入講義冊子必經聖覽上領之又奏不知於聖意如何上欣然

曰看來緊要處只在求放心耳先生頓首曰聖學高明宣諭極是老師宿儒窮年竟月不曾見得此意說得此語陛下天縱生知拈出此求放心語正是聖學要領願推之以見於實行則天下幸甚不患不為堯舜之君也先生出謂門人曰上可與為善顧常得賢者輔之天下有望矣



經濟文衡續集卷二

經濟文衡續集卷三

宋　滕珙　撰

脩身類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

是年春三月召先生赴行在冬十月丙子至在所辛巳入對垂拱殿首論大學之道在乎誠意正心脩身以及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上為之動容十一月戊辰

除武學博士既拜命遂歸

此段專一發明格物窮理所以為脩身之本而家齊

國治天下平皆此基焉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

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爾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絶講儒者以詞章記誦

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内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隠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為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朞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

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虛無之過也臣戇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

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竊以為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矣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非獨為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孝宗朝

按先生有與魏國録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顔温粹酬酢如響第二奏言路壅塞嬖倖乖張則不復聞聖語矣王詹事十朋與先生書曰過玉山邂逅侍郎汪丈極口稱道登對三劄所論天理人事備數千言高見遠識當於古人中求之也

謂當脩身以齊家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言治國平天下在於先齊其家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葢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婦之别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内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

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茍非正心脩身動以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閫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巳酉擬上封事光宗初政

論大學脩身之義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四段

此段首論身心應物之本以發明大學先後之序末

謂悅親在乎誠身旨意深切著明可謂得知本之要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

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閑

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嚬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

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臣又謹按大學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為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

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天下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經筵大學講義寧宗初政

經濟文衡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續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陳山琨

經濟文衡續集卷四

宋 滕珙 撰

正心類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先是淳熙丁未歲秋七月除先生江西提刑是歲夏六月奏事延和殿上獎諭甚渥是日除兵部郎官前數日會與本部侍郎林栗議易西銘不合於是請祠

秋八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九月復名冬十一月促入對初先生入奏事迫於足疾嘗面奏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别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說書

此篇專論聖心萬事之本此心既正則天下無一不歸吾仁之中

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

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

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
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
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
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
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
以振而無侵擾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
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
一有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

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聖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進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冡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

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効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

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賄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覯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

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
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
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
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
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
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
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

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止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獘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

飽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陽以自封殖而行貨賄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羡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蔽欺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

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巳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巳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

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强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

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内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内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

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邪敵之虞内有陰邪之冦日夜交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亦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

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戊申封事　孝宗朝

論人心道心之別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舜禹傳心之妙

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别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

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上段注文出中庸序

謂仁者本心之全體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克己復禮之功

又按論語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

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為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同上注文

論太祖正心之法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太祖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真足為法

臣竊聞太祖皇帝改營大内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真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為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同上

凡事當裁之以心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人主當明理欲之辨而審其去取

臣願陛下自今已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

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為無不如志矣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聖心正凡事無不正

事目見前

此段專言聖心爲萬事之本心正則無不正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葉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

相其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其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兵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

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是年除浙東提舉冬奏事延和殿此第二劄

此段專一發明君心理欲之分所用賢否爲安危之

別議論奮發與出師表相表裏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

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

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

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効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効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一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

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愽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

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黮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偽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闒茸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

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旣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强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擒縱之機周防畏避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

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年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

日輕重者旣狹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虵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葢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

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獘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奸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葢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説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

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
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
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
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
下之事猶可復為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
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
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膺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
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

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辛丑延和奏劄二

論人心各有當然之則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四段

此段專論聖愚人物氣質之異

臣又拾遺意而論之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而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

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其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

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彜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
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
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
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絶而不能同耳以
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
知以其禀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
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

義理而無雜於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

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經筵大學講義

寧宗初政

經濟文衡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續集卷五

宋 滕珙 撰

聖學類

論大學傳六章釋誠意之義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四段

此段發明誠意一章之旨言人君尤當加意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義者

也臣又詳説之曰民之秉彛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禀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内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在於毋自欺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

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纎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為之際此知其為惡而揜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則

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其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

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

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

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

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

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

不察也然猶為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托乎

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

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為可畏又不

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為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經筵大學講義寧宗新政

致知類

論大學知止之道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一節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

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經筵大學講義寧宗新政

論大學知所先後之道

按先生此下注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節之意

此段申明大學本末終始之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内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同上

論大學知至之道

事目見前

此段推明大學經文物格而後知至一節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同上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按先生此下注曰此句之上當有闕文

此段專言格物末引先儒致知主敬之說尤為詳密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格物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

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自當脱然有悟處又曰格物

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敬為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

欲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概矣同上

經濟文衡續集卷五

經濟文衡續集卷六

宋 滕珙 撰

聖孝類

謂父子慈孝本於天性

時壽皇退位光宗御極先生帥長沙嘗草封事欲以和協兩宮之情言甚切直秋七月會寧宗即位遂不果上

此篇專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大倫

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

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以為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刼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

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夫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静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況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宫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纎微情阻於疎濶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捄之於

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
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
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
臨欲過宫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
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廹耳
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
便有姦人造為邪説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
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

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羣

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
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
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
是之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
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臠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
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陛下
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
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

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謡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奸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懽如

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甲寅擬上封事光宗初政）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是年七月寧宗即位召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先生發長沙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

冬十月奏事便殿此第一劄也

此篇極言聖賢處變之道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父子君臣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為能

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

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

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罷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

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

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
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
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
盡去則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
政理可否利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
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啟私門
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釁孽之萌
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

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戇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寛之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一

按李國録方子著先生年譜曰初先生行至宜春門人廬陵劉黼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虚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先生云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悦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宫室之志而不敢以

天子之位爲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黙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賛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啟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名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爾外此非吾所能計也

乞瑞慶節不受賀禮

瑞慶節前一日晩闕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時在經

筵即欲論奏時以暮夜無及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

進有旨卻賀表不受

此篇專言壽皇在殯不當講行賀禮

臣伏覩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僚詣行宫

便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祗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

宫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

術入侍帷幄覩此闕失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疎遠

不敢僭越昨晚忽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

心虛懷求善惟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不能自已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内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

劄子寧宗新政

乞就班賀指揮不受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主抑而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為後世法程伏乞睿照貼黄

乞三年内並免稱賀
臣久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内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同上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先生留身講筵時有旨修舊東宮先生不勝憂懼乃具奏乞寬移御之期益勤定省之禮并言近習及諐宫卜兆事反覆數千言講畢奏之上感動為之泣下

此篇專言聖躬凡百自奉宜務節損且如藩邸之舊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宜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畢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

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説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憐憫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

老之年兟然於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
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
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
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
倚廬之次深宫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娱雜然而進臣
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
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
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皇定省之禮則

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

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
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
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係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
而四方觀聽殊為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
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
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葢
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
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

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

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

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宫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宫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内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宫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覬眩惑之奸而慰斯

民饑餓流離之歎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

甲寅經筵留身面陳劄子寧宗初政

聖治類

論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四段

此篇專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後之序然必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而後足以止於至善之地辨析精微本末貫串無遺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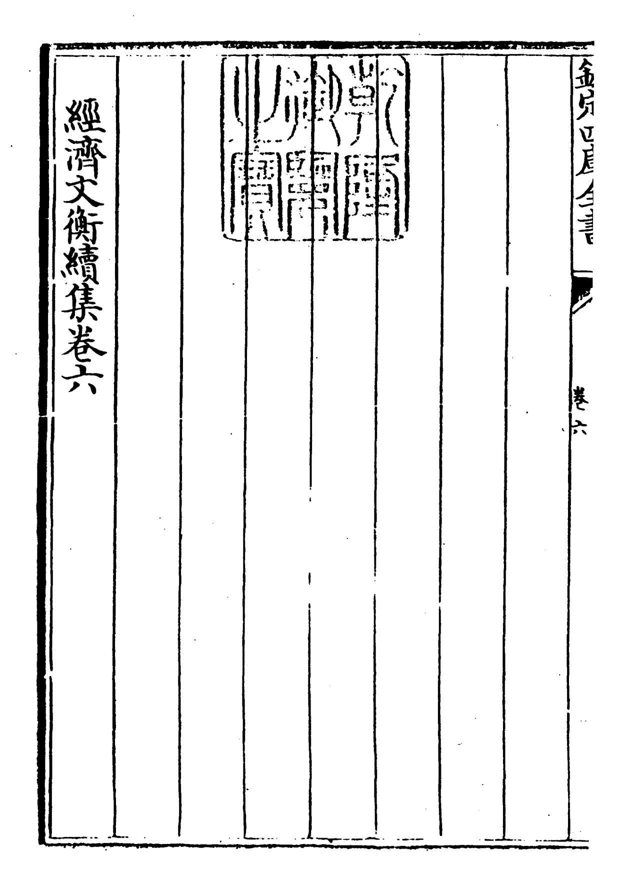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

天下者新民之事也物格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

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强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爲自欺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内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强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

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經筵大學講義寧宗新政



經濟文衡續集卷六